

情场如战场

人物：

叶纬芳 二十一岁 美艳 擅交际。

陶文炳 二十五岁 中产的写字间工作者。漂亮 稍有点肤浅、轻率。

史榕生——二十四岁 纬芳的表兄。较阴郁 内向 讽刺性。

叶纬苓——二十二岁 纬芳之姐 爽直明朗 有点男性化。貌虽端丽，远不及纬芳有吸引力。

叶经理——纬芳之父。

叶太太——纬芳之母。

史太太——榕生之母。

何启华教授——三十六岁 貌不扬。

王寿南——星洲富豪，乃叶所经营之公司之董事长。

王寿南之子。

舞会宾客、女主人。

咖啡店仆欧。

男女佣数人、司机、工役。

飞机场送行者、摄影记者等。

第一场

(夜)特写 门灯下 大门上挂着圣诞节常青叶圈。

跳舞的音乐声。

镜头拉过来 对着蒸汽迷蒙的玻璃窗 窗内透出灯光 映着一棵圣诞树的剪影，树上的灯泡成为一小团一小团的光晕。

{室内正举行一个家庭舞会。

(L. S.年轻的女主人带着陶文炳走到叶纬芳跟前，替他们介绍。乐声加上人声嗡嗡 完全听不见他们说话。文向芳鞠躬 请她跳舞。

(M. S.文与芳舞。以上都是哑剧。

(炫目的镁光灯一闪 二人的舞姿凝住了不动 久久不动 原来已成为一张照片 文左手的手指捏住照片的边缘。

(他用右手的食指轻轻抚摸着照片上芳的头发与脸。)

第二场

景 文炳的办公室。设着几张写字台 他占其一。

(文凝视照片。一个同事在他背后走过 他急藏起照片。手按在电话上 发了一会怔 终于下决心打电话。)

文：(拨了号码)喂？叶公馆吗？请叶纬芳小姐听电话。

第三场

景 叶家

(女佣一手拖着一根打蜡杆,一手持听筒。)

佣 二小姐出去了,他们都出去了,你打五七四三〇。

第四场

景 叶家的郊外别墅

(纬芳与父、母、姊、表兄坐屋外大树下,野餐方毕。父吸雪茄看报。芳半躺半坐,在树身上刻她自己的名字。)

(门内传来电话铃声。)

叶太:(正削苹果)纬芳,去听电话。

芳:(继续刻字)姐姐你去听。

苓:一定又是你的。(但仍立起,上阶入屋内。)

叶太:不是她的,就是她爸爸的。就他们俩的电话顶多。

芳:(刻完名字,把小刀扳了扳,折起来,掷给榕生)表哥,还你。

(榕收起小刀。)

叶太:榕生,吃苹果。(将削好的苹果递给他)

榕:姑妈,你自己吃。

(苓自屋内出。)

苓:(喊)妹妹,你的电话。(回树下)

(芳起 赴屋内。)

叶经理 : (抬起头来向芳) 喂 别打得太长。我在这儿等一个要紧的电话。

叶太 : (向榕) 你姑父就是这样 难得出来玩一天 还老惦记着公司里的事。

榕 你们不大上这儿来 真是可惜 这儿风景真好。

苓 : 是呀。我们除了夏天上这儿来歇夏，一年到头，屋子老是空着，真是白糟蹋了这地方。

叶太 喂 榕生 其实你上这儿来住挺好的 你喜欢清静。

苓 表哥 你可以在这儿写小说 没人打搅你。

榕 : (笑) 对了 我可以在这儿写小说 就手给你们看房子。

叶太 好极了。(取过手袋，从钥匙串上抹下一只来给他) 哪，这是大门的钥匙 你不嫌冷清 有空就来住。

第五场

景 咖啡馆

(文炳走入 四面张望了一下 找了张桌子坐下 忽然看见榕独坐一隅 喝咖啡写稿。)

文 : (点头招呼) 喂 榕生 你也在这儿。

榕 喂 文炳。上这儿来坐。

(文走过来。)

榕 你是一个人？

文 : (坐下) 我在等一个朋友。

榕 女朋友是不是？

文：(笑)不 不 不过是个朋友。

榕：(打手势招呼侍者)你吃什么？

文 来杯咖啡吧——你在写稿子？

榕：(笑着叠起文稿)我正打算走。

文：再坐一会。

榕 我走了 让你安心地等女朋友。

文 我给你介绍。

榕：我不想在这儿招人家讨厌。

(侍者送咖啡给文。)

榕：(向侍者)账单。(向文)几时我们去游泳。

文 这天游泳 不太冷么？

榕 不 我有个亲戚借了个别墅给我 有室内游泳池。

文 室内游泳池——这别墅一定非常讲究。

榕 那房子不错 风景也好。

文 在哪儿？

榕 在青山。

文 媛 榕生 你能不能借给我用一天？

榕 啊 我知道 你要带女朋友去 是不是？(付账)

文 对了。

榕 好吧 你几时要 上我家来拿钥匙。(起)我走了 过天见。

文 过天见。

(榕去。文看表 喝咖啡 幻想中现出郊外风景，一切都特别浪漫化，落花如雪，他和纬芳挽臂在花下走过，两人抬头望着精雅的别墅 相视一笑。他要吻芳 芳挣脱逃去 他在树后追上了她。——)

一个声音 对不起 我来晚了。(芳已来到他桌前)

文:(吃惊 立起)不晚 不晚。(帮芳脱大衣)

芳 你一个人在这儿发怔 想什么?

文:我在这儿想,这两天郊外的风景很好。几时我们到青山去玩一天 换换空气 好不好?

芳:你常到青山去么?

文:我常去。我有个别墅在那儿,玩累了可以在屋子里休息休息。

芳 那倒很方便。

文:这个礼拜六你有空么?一块儿去好不好?

芳 礼拜六我有点事 礼拜天吧。

文 好 好。

(仆欧送菜单来,文接过研究。F.O.)

第六场

景 别墅门前

(文开汽车在别墅前停下 看了看号码。芳坐在他旁边 诧异地望望车窗外 又望望他。)

芳 咦 你不是说到你的别墅去?

文 对了 就是这儿。(手持野餐篮下车)

芳:(诧异)就是这儿?

(文绕到她那边去替她开车门。芳下车。)

芳:(带着惊异的微笑望着房屋)这是你们的房子?

文：(微愠。打趣地)你看我不像住得起这样的房子？

芳：(笑)不不 你别误会。

文：这房子其实并不好。自己用还可以将就，请客 地方就不够大，设备也不是最新式的。(指墙壁)这颜色也不够大方。

芳：(微愠)我倒觉得挺不错。我最喜欢这颜色。

文：那好极了，我真高兴，刚巧是你最喜欢的颜色。本来打算换一个颜色，现在绝对不换了。

芳：(望着他微微一笑。走到大树下，见树上刻的“纬芳”二字)咦，这是什么？——这不是我的名字？

文：(吃惊)这——这个——

芳：真奇怪，这是谁刻的？

文：(随机应变)还有谁呢？

(芳望着他笑。)

文：(勇气陡增)纬芳，这可以证明我不看见你的时候，也一直想到你。(握住她的手)

芳：(挣脱走开)我们进去坐会儿，我累了。

文：好。(同上阶，入走廊。文掏出钥匙开门。)

第七场

景：穿堂

(狭长的穿堂。文让芳先走人，然后跟了进来。)

文：你累了，上客厅去休息休息。(一开门，却是一个衣橱，里面挂着几只衣架，一件雨衣，橱角立着一只高尔夫球杆袋。)

文：(略怔了怔 但立即随机应变)来来 我先给你把大衣挂起来。(转身帮芳脱大衣 挂橱内 再开另一扇门。)

第八场

景 客室

(房间很大，新巧精致。有楼梯通到二楼。玻璃门通走廊。)

(文推开房门，芳在他后面探头进来张望。)

芳 啊 这是客厅。

文 进来坐 进来坐。(同人)

芳：(看见钢琴上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父亲，一张是她母亲)

暖 这是谁？

文 呃——这是——我父亲母亲。

芳：哦？怎么一点也不像你？

文：是吗？人家都说我活像我父亲年轻的时候。

芳：(转身见书架上姊照片)唔！这是你女朋友吧？真漂亮！

文 我哪儿来的女朋友 除非是你。

芳 得了 别赖了 到底是谁？(持照片看)

文 是我妹妹。

芳 你骗人。

文 真的。(并立看照片 手臂兜住她的肩膀。)

芳：(闪避走开，看到桌上的野餐篮)我们别在屋里吃饭 出去野餐，找个风景好的地方。

文 对了。现在就去 好不好？

芳 也好。(检视篮中罐头)这汤最好热一热。

文 :(接过两罐头汤)我去热。

芳 :我来帮忙。这儿有厨房没有 ?

文 有 有。

第九场

景 穿堂

(文在前面走，芳在后面跟着。文试甬道尽头的一扇门。)

第十场

景 室内游泳池

(一片黑暗。一扇门推开了，射进一角光来。隐约可以看见文走了进来 芳立门口。)

芳 你怎么不开灯 ?

文 我在找电灯开关。

芳 暖 ,当心 当心。

(蓦然一声响。水花四溅声。芳急捻开电灯。原来这里是室内游泳池。文已跌落池中。两只罐头在水中载沉载浮。)

芳 怎么回事 ?

文 :(喘息着在水中游泳)真是笑话 自己家里 都会迷了方向。

芳 你还嫌这屋子太小 屋子再大些 不更要迷路了 ?

文：(勉强哈哈笑着)可不是！真是笑话！（攀着池边爬上来）我们这房子 这半边是新盖的 盖了之后我就没来过 所以简直摸不清。

芳 幸亏我在这儿 要是你一个人 淹死了都没人知道。

(文以手背拭面上水。)

芳：(不耐烦地)噯呀，瞧你这浑身水淋淋的，怎么能走出去。上楼去瞧瞧有电炉没有，把衣服烤干它。

第十一场

景 客室

(文与芳同人，经客室上楼梯。文的湿鞋在浅色大地毯上印了一行脚印。)

芳 你瞧 这地毯给你糟践的 简直完了！

文：(强笑)你心疼我这地毯？

芳 这么好的地毯 我怎么不心疼？

文：(感动 窘笑)纬芳 你太好了 处处替我打算。(握住她的手)

芳：(不耐 甩脱他的手)得了 得了。

第十二场

景 二楼 楼梯口

(文与芳走上楼来 文推开最近的一扇门。是一个卧室 迎面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大照片 仅是头部 芳的父母居中 芳与姊分立两旁。文呆住了。配音的音乐突然爆发，高涨。

(文回顾 芳无声地抽搐着大笑。文不知所措。芳终于笑出声来。在她的狂笑声中 D.O.)

第十三场

景 大门前

D.I. (文奔出 上车 开车走。)D.O.

第十四场

景 偏僻的公路上

D.I. (文的汽车横冲直撞而来，一歪，驶到路边，戛然停住。文呆呆地坐在车盘前。片刻 他从袋中摸出皮夹子 取出他与芳共舞的照片，看照片。照片中的芳突然张开了嘴，嘲讽地狂笑起来。他不能忍受 把照片撕成小片掷出车外。他再踏动马达。F.O.)

第十五场

景 榕家。穿堂 灯光下。

F. I. (女佣开了门站在一边。文立门口。)

(榕自客室出迎。)

榕 暖 文炳 进来坐。(导入客室门口)

(文瞥见客室内有一老一少二女子，退缩。)

文 你们有客，我改天再来吧。还你这钥匙。(授匙予榕)

榕：(接匙，向他眨眨眼)今天怎么样？玩得挺高兴吧？

文：(苦笑)暖。那地方风景真不错。

榕：(拍文肩，低声)是谈恋爱最合适的地方。暖，等你恋爱成功了，可别忘了请客，啊！

文：(苦笑)好，我走了，过天见。

榕 别走，进来坐一会。(拉入客室)

第十六场

景 榕家客室

(榕母史太太与叶纬苓正坐谈。)

榕 这是我的老同学，陶文炳。这是我母亲。这是我表妹，叶纬苓小姐。

(众点头为礼。文见苓吃惊，想起别墅中照片，知系芳姊。)

史太 陶先生请坐。我去叫他们沏茶。

文：伯母别费事了。

(史太出。榕让文坐，自己坐母座位)

榕：(向苓)你刚才问我要邮票，这位陶先生在进出口行做事，世界各国的邮票他都有。

文 叶小姐喜欢收集邮票？

苓：(笑)喜欢是喜欢，可是并没有什么名贵的邮票。

榕：不用客气了，你那张巴西的纪念邮票还不算名贵？

苓 也就那么一张。

文 是纪念第一次革命的 是不是？

榕 你有没有？

文：(摇头)这很少见的，听说市面上一共没有几张。

榕：(向苓)他也是个集邮家。你缺哪一种，可以跟他交换。

苓 澳洲的邮票你有没有？

文 有，有。过天我交给榕生。(立起)对不起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点头 出。)

榕 有空来玩。(送出)

(苓立起来，走到书桌前面，拿起榕的一叠原稿翻看，若有所思。榕回客室。)

苓：表哥。

榕 嗯？

苓 你这稿子这么乱七八糟的 得重新抄一遍吧？

榕 噯。

苓：过天我来帮你抄。

榕 不用了 我自己抄。

苓 真的 我反正没事。

榕 好吧 那么谢谢你。

第十七场

景：(同上，但有阳光自窗内射入。苓坐窗前抄文稿，榕坐室之另一隅吸烟构思，面前摊着纸笔。)

苓：(放下笔)表哥，我倒已经抄完了。(立起，整理一大叠文稿，压上一只镇纸。四面看看。没有别的事可做，拿起茶来喝了一口。)我走了。(拿起手袋)陶先生这一向没来？

榕：(继续写稿)哪个陶先生？

苓：你那老同学。

榕：哦，你说陶文炳。他没来。

苓：(打开手袋)下次，你看见他，你把这张邮票交给他，跟他换一张澳洲的。(递一张邮票给榕)

榕：(诧)咦，这不是你那张巴西的纪念邮票？干吗不要了？多可惜。

苓：其实这种邮票也没什么稀奇，不过陶先生说他没有，所以我想跟他换一张。(向内室嚷了一声)舅母，我走了！(出)

(榕手里拿着邮票，面现诧异之色，抓了抓头发。榕母自内室出。)

史太：纬苓走了？

榕：唔。

史太：她这一向常来。我看她对你很有意思。

榕：不，不，绝对不是。

史太：你又何必瞒着我？亲上加亲，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

榕：(不耐)妈，你完全误会了。

史太：(恼)得了，反正你不愿意告诉我就是了。

榕：(不得已地)不是呃——告诉你：纬苓这一向老上这儿来，我想她是希望在这儿碰见一个人。

史太：谁？

榕：陶文炳。

史太：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拉拢拉拢？

榕：(厌倦地)没用。只要让纬芳知道她姐姐喜欢这人，非把他抢了去不可。抢了去再把他扔了。

史太：(想了想)噯。纬芳这孩子是这么个脾气。她姐姐呢也太老实了。

榕：(皱眉)她们姐妹俩真是完全相反。(D.O.)

第十八场

同景

(D.I. 纬苓、纬芳姐妹俩并坐在沙发上，穿着薄纱夏衣，芳手中捧着一杯冷饮。)

(镜头拉开，榕坐一边相陪。)

芳：表哥，我们明天就搬到青山去过夏天，你也去，好不好？

苓：那儿凉快得多。

榕：好，我明天有空就来。

芳：妈还说叫你多带几个朋友来。

榕：(自抽屉内取出一个开口的信封递给苓)差点忘了，有人叫

我把这个交给你。

苓：(惊喜 打开 见是许多张邮票)这么多！

芳：什么东西？

苓：(不让她夺过去)表哥，你干吗不请陶先生到青山去住两天 比方礼拜六去 礼拜一回来。

芳：(锐利地看了苓一眼。向榕)哪个陶先生？

榕：陶文炳。

芳：陶文炳 我认识他。

榕：(愕然 同声)你认识他？

苓：

芳：(胜利地)我们是很熟的朋友。喂 表哥 你告诉他 就说我说的 叫他一定得来。

(苓锐利地看了芳一眼 低下头去把邮票收到手袋里 神色凄凉。)

榕：(看了她们俩一眼)好，我待会给他打电话。(D.O.)

第十九场

景 榕家

D.I.(榕正打电话给文)

榕：他们家两个小姐你不都认识吗？他们二小姐说她跟你是很熟的朋友。

第二十场

景 文的办公室

(文坐写字台前听电话)

文 : (窘) 是吗 他们二小姐是……哦 就是叶纬芳小姐。我见过的。…… (窘 拭汗) 她还说什么没有？没说什么？就说我一定来？(喜出望外 惭愧地嗫嚅笑着) 好 那么我——好 咱们礼拜六青山见。(挂上)(F.O.)

第二十一场

景 : 飞机场

F. I. (叶经理送王寿南回新加坡。王矮胖，发已花白，戴黑边眼镜。王上机，摄影记者瞄准镜头，一群送行者脱帽挥动。)

王 : (忽在机门转身大唤) 叶经理！

叶 : (趋前) 喂 董事长。

王 我忘了跟你说 我那孩子到香港来读书 想请你照应照应。

叶 : 那当然，那当然。令郎大概几时动身？

王 大概就是这两天。

叶 好极了 那我等您的电报 我来接飞机。

王 费心 费心。(入机)